

中国古代开国天子传奇

周文王姬昌 周武王姬发

传奇

张淑成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中国古代开国天子传奇

文王姬昌
武王姬发

传奇



ISBN 7-203-03872-6



9 787203 038726 >

ISBN 7-203-03872-6

G·1650 定价:17.00元

一 纣王无道 天昏地暗/1

【题记】 成汤以贤德起事，网开一面，推翻了夏桀，这作法或许还折射着上古原始民主的残阳落照，但经过印有“殷商”标记的六百年历史，到纣王之时，那轮民主残阳已完全隐进了专制的大山后面。从那时起，集权导致腐败，绝对的集权导致绝对的腐败，就成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时代中循环往复的规律，商纣王不过是最早的验证者。

【情节】 帝乙传位//权杖在纣的狂笑//选美受阻//妲己入宫//月夜温柔乡//拒谏饰非//杜太师受戮//梅伯惨遭炮烙//姬昌做噩梦//姬昌入都谏暴君

二 姜里被囚 推演八卦/45

【题记】 姬昌以老迈之身进京劝谏，反被纣王拘于羑里，后世遂有“文王拘而演周易”之说，在《周易》这部玄书的谜底被完全揭开之前，它在数千年的旧时代多用于占卜凶吉。但这门玄妙预测学的创始者，似乎没有预见到一个赤裸裸的暴虐时代将会到来，这使得那些原始部落的温情语言在暴君的面前显得多么可笑。

【情节】 黄河畔吟诗//探望比干//雷死上谏//姬昌入狱//绝境中的不屈信念//姬发代主西岐//推演周易//行贿费仲//两奸臣保释姬昌//姬发迎父归国



三 阴修德行 夜梦飞熊/73

【题记】 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本属常情。但将梦中幻象解释为天意,这梦也就成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兆。从周文王夜梦飞熊,到洪秀全病梦上帝,莫不如此。其实,陈涉的“大楚兴,陈胜王”之类的白日梦话,也不过是弄权者的把戏。借用天意来导演人意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,是个卓有成效的法术。

【情节】 姬昌伤子//姬发出计献城//废止烟烙//宫女无故遭殃//子牙卖面//谏臣死于非命//建造灵台//役民造鹿台//文王夜梦飞熊//姬己怨恨九侯女//姬发聆听父训//周王朝初始//商民出逃

四 天降大任 渭水访贤/100

【题记】 姜子牙取渭水湍急处垂钓,其意本不在鱼。而“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”的独特钓法,更是上古贤人的人格写照。至于他在八十岁时得遇明主,为周王朝的八百年霸业建开创之功,不过是对知遇之恩的回报和对自我能力的验证。他远在氏族部落的残阳落照时,就为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开创了“贤臣辅明君”的理想统治范例,这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。但对后世的无数仿效者,则又当另作别论了。

【情节】 渭水求贤//子牙吟诗//释道的垂钓术//纷争初起//伯夷、叔齐投周//整建军旅//《太公

兵法》与周王朝奠基//东征西伐//纣王修建鹿台//闻太师谏君//姬发论纣王//以雪囫世//文王病榻奇重托



五 秉承遗志 姬发继位/140

【题记】 姬昌以数十年之功营建西岐，姬发不让乃父，把兴周大业推向成功。这种子承父志的家族霸业，使中国历史形成了此兴彼衰的家族争霸史。不惟中国，在英国产业革命之前的世界也莫不如此。然而，中国的家族争霸史演绎得如此丰富多彩、完备周详并且历时悠久，倒是件让人深思的事。

【情节】 东伐崇侯虎//辛甲之舌胜于雄兵//攻克崇城//姬昌病危//子牙受拜为尚父//武王谈笑对商使//狂妄的商纣王//占筮求雨//闾仲战死//姬发雪夜探子牙

六 内亲万民 外和诸侯/182

【题记】 兵法云“胜败始于庙算”。所谓“庙算”，即是行动之前的策划。任何时代的成功者，最后的成功都在于事先的策划和准备，这是表现天才的第一步，是成功的必要前提。周武王的过人之处，也正在于此。

【情节】 躬耕田垄的“农夫”//比干的善谏//费仲夺粮//人心定，天下定//黄飞虎奏捷回朝//礼待诸侯，四方归心//武王遇刺//戮化刺客，众臣悦服//子牙纵论文武十二种

七 盟津观兵 试探虚实/217

【题记】 天下厌纣，商纣未必自然灭亡。人心归周，武王也未必稳操胜券。人心向背与决胜战场之间，经常不是一回事。不为情绪所动的周武王，一开始就表现出常人难及的胆识和谋略。

【情节】 姜子牙挂帅//狂暴的商纣王//夜观天象//兴师东伐//黄飞虎求教天台官//八百诸侯会盟津//众人言声讨，武王独沉思//白鱼跳船//商军失帅//红云变流鸦//毅然回兵显气魄

八 牧野之战 应天顺人/256

【题记】 “江水沛沛兮，南巢败兮；我王履兮，鹿归薄兮，薄亦大兮！”鹿台上的歌声尚未散尽，牧野的杀伐之声已撼动四野。自纣王之后“殷鉴不远”就成为在历代帝王心中回响的警钟。

【情节】 刚妇验男女//刚比干之心，失天下之心//箕子被囚，傅子去国//再次发兵讨商纣//夷、齐阳兵//纣王亲征//武王坦然释凶兆//肖父大献排兵//商军折旗//牧野誓师//武王伐纣//鹿台暴君自焚//明君树帜

九 一统天下 分封诸侯/300

【题记】 周王朝统一天下的时间之长、版图之大，在当时世界上是无可比拟的。从那时起，中国人望统一、盼大治的思想就扎下了深厚的根基。此

后无论产生怎样的动荡和分裂,最后的结局总是走向统一。

【情节】 安抚殷商遗民//探讨殷鉴//胜师还朝//分封诸侯,定鼎天下//肖父辞行赐封地//武王登山论兴衰//深夜抵足,纵论国事//散甲兵,事农桑//武王病重,周公祷天

十 武王托孤 周公主政/332

【题记】 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。一姓帝王家天下体制的稳定,是靠帝王的个人资质来完成的。武王的知人之明,造就了周公辅成王的成功范例。秦始皇信赵高,结果是二世而亡。观乎此,武王留给后世的思考,似比洛水还要深沉、悠长。

【情节】 武王临终托孤//周公主政//说服召公//平定管、蔡之乱//教导康叔//营建洛邑,强固根本//周公恐惧流言出逃//成王探明真相//立法定制//周公去世

公元前 1100 年秋夜。

商都城殷(又称朝歌)，今河南安阳。

高大空旷的宫殿内，帝乙眉头蹙起，眼睛眯着，忧郁的目光扫视着周围。

殿外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，初来时淅淅沥沥十分凄凉，忽然间，奔腾澎湃非常汹涌，犹如波涛在黑夜里翻滚，狂风暴雨突如其来。“去外面看看是什么发声，是不是又下雨了？”帝乙轻轻地吩咐身旁的内侍。

内侍答应一声，快步走出大殿，旋即又回来。“启禀陛下，外面没有下雨。只是乌云遮月，显得有些漆黑，声音是风刮树叶发出的。”

“恐怕明天又是落叶遍地，满目萧条了。”帝乙叹了口气，挥挥手让内侍退下去。

帝乙在位已经三十五年，生有三位王子。长子叫微子启，次子叫微子衍，第三个儿子叫子辛，即日后的纣王。

帝乙的眼睛紧盯着座位旁边的那盏灯。火苗忽闪忽闪的，似乎一点风就可以把它吹灭。人生如灯，开始火苗飞腾，映得人红光满面，渐渐便灯油耗尽，奄奄一息。

帝乙从灯火想到自己，从秋风落叶想到人生，不禁悲从中来。几十年稳稳地坐在宝座上，似乎没有一天如此感慨，如此悲切，如此无奈。

商朝江山自成汤先祖传至寡人手中，已然二十七代，历经坎坷。中间盘庚帝迁都到殷，虽遭众人反对，但力排众议，励精图治，中兴商朝。寡人不敢称英明圣主，更不能与先祖相提并论，也非糊涂之主、昏庸之辈。如今这样一把年纪，已到立嗣的时候，不能再耽搁了。

长子子启为人忠厚，有仁爱之心，关心黎民疾苦，但是其生母地位卑微，若立他为帝，恐难说服宗亲及众大臣；小儿子辛机智有口才，身高力猛，然最缺少先主所传仁德之风，可是其母亲是正后，母仪天下，立他臣心咸服，只是治理国家，安抚万民，缺乏仁爱之心，必将惹出祸乱，危及江山稳固。

为什么两人不能结合一下呢？

“启奏陛下，闻仲闻太师在殿门外候旨。”帝乙正在沉思，一名内侍急忙地进来禀报。

帝乙听后，眼睛顿时一亮，急催：“快传。”

闻仲快步走到台阶前，双膝跪倒说：“臣见驾来迟，望陛下恕罪。”路走得急切，有些气喘。不知帝乙夜晚传他进宫，有什么军国大事要商量，因此闻仲颇有些紧张。

“太师，请起。”帝乙伸出双手相搀。

“谢陛下。”闻仲站起来，望着年迈苍苍的帝王，从他的眼神中分明感到一种需要支持的目光。帝乙看着闻仲：高高大大的身材，一部墨髭也掺入了些许白须，飘摆前胸，两眼炯炯有神，闪烁着一种聪慧，一种忠诚，一种热情。

君臣共事二十多年，彼此都很了解：一个是擎天柱，一个是平常帝王；一个是忠心耿耿，一个是信任有加；一个是智谋过人，一个是胸有成竹。

“两旁退下。”帝乙挥挥手，众内侍都退了出去。高大而略显空阔的殿中，只剩下君臣二人。闻仲看到油灯的光亮忽闪忽闪，若明若暗，仿佛一阵风来就要把这微弱的亮点吹灭，而黑暗立刻会袭来。

“太师，寡人夜间传爱卿来，绝非询问祭祖拜神的事，也不是心血来潮，想请太师谈天说地，而是有一件关系江山社稷的大事要与太师相商。”帝乙脸色苍白，眼睛盯着闻仲。

闻仲一听，便知是立嗣之事。这几年，帝乙龙体欠安，一直为立哪位王子为帝而左思右虑。朝中百官也议论纷纷，有倾向长子微子启的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子辛抱有希望。

闻仲从心里是希望微子启的，但他知道帝王家事，不容外人置喙。如今帝乙当面提出，闻仲低着头，半晌无言。

“闻太师，孤登基三十五年，已经到见列祖列宗的年纪，不能不考虑这万里江山，天下黎民，托与谁人。

“孤生有三子，比较喜欢的就是长子和三儿子。他们两人各有所长，朝中众大臣的议论孤也听到一些。太师与孤相伴二十多个春秋，朕知你忠正，智谋过人，这样的大事，还请爱卿为孤家献策。”帝乙焦急地盯着闻仲，盼望他的回答符合自己的想法。

“陛下，”闻仲缓缓抬起头，迎着帝乙焦灼的目光，说道，“先王成汤振臂一呼，应者云集，率天下诸侯驱赶了残暴无道的夏桀，开创商朝数百年的江山社稷。天下乃是您的天下，几位王子皆您亲生。知子莫如父，陛下勿听外人纷乱之谈，江山百姓托与哪位更好，臣以为，万岁心中自有主张，岂是众大臣所能妄言的。”

帝乙手拈须髯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子辛如何？”

“子辛王子之母天下无不敬仰。”闻仲躬身说道，“陛下传位还早，这是百年之后的事。望陛下善保龙体，切勿为国事

过于操劳，江山社稷万民百姓实有所赖呀！”

帝乙轻轻摇了摇头，慢慢说道：“退下吧！”

闻仲转身向殿门走去，拉开门，一阵风吹入，殿内的灯火被刮灭了。黑暗弥漫了整个大殿，也笼罩着闻仲的心，他暗想：新帝即使有如夏桀，做大臣的也要竭尽忠诚，全力辅佐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

一个月后，帝乙驾鹤而去，天下换主，子辛继位，世称纣王。

大殿内，满朝文武百官，四方诸侯朝贺新君，山呼万岁，声音在高大而略显空阔的殿中回荡。

纣王高大而健壮的身躯在宝座上倚靠着，如狼似鹰的双眼审视着阶下众臣，嘴角微撇，心中暗暗得意：老主晏驾，这天下就是我子辛的。海内宝物，天下美女，九州珍禽，皆属我有，为所欲为，何人能阻？

老主在世，还需掩饰，如今不必再遮着面纱了。人生在世，玩乐而已，最有资格的当然属朕！

老主留下的江山，还算平稳，文能安邦，武可定国；有东伯侯姜桓楚、南伯侯鄂崇禹、西伯侯姬昌、北伯侯崇侯虎，每一方各领二百镇小诸侯，共八百诸侯朝商。

万民乐业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寡人可以轻轻松松地坐享太平。想到此，纣王哈哈大笑，喜不自禁。

众大臣见新君忽地大笑，不知何故，皆面面相觑。西伯侯姬昌抬头扫了一眼纣王，低头暗思：新君登基伊始，当着文武百官，无沉稳之态。老主宴驾，心里似无悲伤，也无什么压力。

姬昌想起临来都城前二子姬发的话：“父亲，儿听人言，子辛少仁爱之心，多残忍之性；狂妄自大，目空一切，骄横跋扈；知足以拒谏，盲足以饰非，商朝江山恐毁于他手。父亲此

去，千万谨慎小心。”看来姬发所言不虚，在西岐就听说纣王好大喜功，贪图享乐，不知他主天下，是万民之福还是百姓之祸？

苍天保佑，不求贤如三皇五帝，能像帝乙也就罢了。

纣王登基七年，只是在宫中日夜饮酒作乐，欣赏歌舞，少理朝政，众大臣劝谏拒而不见，奏章堆在一旁几乎不看；有时气上心头，重则痛打，轻则斥骂。比干、箕子等无不叹息。

这一天，纣王躺在床上，眼睛盯着帐子出神，一名内侍轻飘飘进来，轻声启禀：“大王，比干王叔、商容丞相等大臣在殿内恭候陛下降朝，不知是否驾临？”

纣王听到上早朝，不由火起，大声斥责：“大胆奴才，孤王还在休息，你没看见吗？上什么朝，让他们回去。”

“是，是是。”内侍连忙躬身退出。

“等一下。”纣王叫住内侍，“单传费仲见朕。”

内侍出去，宣布了纣王旨意，众大臣甚是失望，早早等在殿中，又是无功而返。

“老丞相，陛下一连几天没有早朝，是否龙体欠安呢？”比干瘦瘦的身体，眉头微皱，轻轻把商容拉到一旁问道。

商容摇摇头，苦笑一声，道：“王叔不必过虑，大王身材力量超过常人，想必无事，或许有什么心事，不愿出来。我们还是先回去，随后再奏吧。”

内侍凑到费仲耳边让他进宫见驾。费仲一听，心中有些惴惴不安。这位纣王喜怒无常，不知何时是福，不知哪时有祸。

费仲在内侍通禀之后，进入室内，扑通跪倒，口中说道：“微臣费仲叩见大王，愿吾主永掌江山，坐享太平。”

纣王躺在床上，眯着眼睛跪在地上的费仲，有不少本章都状告他，说什么谗言献媚，阿谀奉承，贪图私利，阴损狡诈。可是寡人觉得费仲会说话，能办事，能为朕考虑，不像其他那

些老头子，直来直去，不说好听的。

纣王摆了摆手，“费大夫，近前来。”

费仲跪爬到床前，“陛下，不知召为臣有何差遣。”满脸浮笑，目光游离不定。

“费大夫起来讲话。”纣王说着也坐起身来。

费仲肃立在一旁，脸向着纣王，等候问话。

“哎。”纣王没说话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大王，您这是为何？”费仲满腹疑问。

停了半晌，纣王盯着费仲道：“朕几日来为一事而郁郁不乐，不知大夫可有妙策，以慰孤心？”

“但不知是什么事？”费仲小心翼翼地问。

这个纣王自谓天纵其才，聪明绝顶，曾言天下万民，朝中各大臣的本领都在自己之下。对这个大王的心事，切不可乱猜，倘若一时卖弄聪明，就有灭顶之灾。原来有一大夫在一次宴会上猜出纣王的心思，口无遮拦，信口讲出，结果死于杖下。今天会有什么事这么踌躇呢？

“费大夫，孤王登基七年来，每天出入三宫六院，所见都是些旧妃故女，人老珠黄，残花败柳，真如剩饭残羹，不堪谛视，就如天天看这些奏章，乏味至极，难以卒读。”纣王说着用手一推床边的奏章，竹简哗啦啦地掉在地下。费仲瞥了一眼，发现上面有自己的名字，心中一跳。

“是呀，陛下，就是让人天天观赏牡丹，也会厌烦的；经常吃一种东西确实少胃口。”费仲一边说一边弯下身去拣那些竹简。他飞快地把写有自己名字的奏章扫了一眼，词句没记清，大概意思是向纣王告他欺君瞒下，仗势欺人，败坏朝纲，应当清除奸佞等等。

费仲拣起竹简折好轻轻放回原处，使劲咬了咬牙。

“陛下，臣以为什么大事让您郁闷呢？原来是这等小

事。”费仲笑着，凑到纣王身边，“大王，您乃万乘之尊，富有天下，德配尧舜，智比大禹。天上明月难攀，星辰难摘，若寻绝世少有、艳丽多姿的美女，这有何难？明日陛下升坐早朝，向四方诸侯传旨，每一镇选美女百名，何愁没有绝色？”

“此策甚好。”纣王从床上站起来，“明日早朝，孤就传旨。”

一个王朝的崩溃，皆由君主昏庸腐败所致，但是哪个昏君背后都有一群奸佞小人为非作歹，推波助澜，曲意逢迎，既满足上面要求，也满足一己之私欲。

费仲回到家中，左思右想：明天大王传旨普天下选美，这样兴师动众，一定会被比干、商容这些老臣阻拦。大王思倾国之色几近茶饭不思，肯定不会轻易罢休。

苏护这小子竟敢参我一本，胆子不小。听说他有一女儿，天生丽质，爱如掌上明珠。哼，到时我就相机如此这般。一丝阴笑，浮上了费仲的嘴角。

古语云：得罪十君子，不理一小人。小人睚眦必报，令人防不胜防。自古以来，直接间接死在小人手中的耿耿忠臣、坚贞志士哪在少数！

历史就像长江黄河一样，既奔流向前，波涛翻滚，又沉渣泛起，泥沙俱下。清浊同在，忠奸齐行，问哪朝皆忠，看哪代全奸。相互映衬，明暗交替，几千年的政治史，哪是忠、奸所能说得清。

一宵无话，次日早朝。纣王早早整冠束服，驾临金殿。文武大臣都有些惊讶，今天大王怎有如此兴致？各自猜想。

纣王咳嗽一声，环视两班文武，身子微向前倾，大声说道：“众位大臣，朕登基七年以来，有赖众爱卿扶保，天下太平。七年来，后宫侍女或老或病，使用不便。孤家欲传旨意，颁行四镇诸侯，每一地方拣选良家女子百名，不论贫贱富贵，

只须容貌秀美，性情和婉，礼度贤淑，举止大方，以充后宫役使。”

文武一听，才恍然大悟。纣王早起，贪色而已。都不觉有些失望，有些气馁。这样的帝王，唉……

“退朝。”纣王看大臣纷纷议论，生怕有人反对，连忙起身要走。

“且慢，陛下，老臣有本启奏。”王叔比干出班跪倒。

纣王刚想离开，又被拉了回来，心中老大不高兴。看是比干，更添了怒意，沉着脸问：“王叔，有什么事，起来讲吧。”说罢，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眼睛半闭，看也不看比干。

费仲知道比干是个敢说话的人，老主在时，就曾直言谏君，甚至在朝中与君主吵起来。平常他蔑视自己，连话也懒得说几句，经常使自己下不来台，当众尴尬不是一次两次，心中恼怒，也无办法，只好唾面自干，暗生闷气。

今天看比干出来，心中盼望纣王斥责他几句，也好顺顺气。

“陛下，老主在位三十余年，也并未调动各方诸侯，遍选美女，充役宫廷。”比干高高瘦瘦，须发花白，两眼炯炯有神。

“三年前，陛下已经在南方选过一百名秀女，如今又要兴师动众，集八方诸侯上供美女，似这般，势必造成百姓怨恨，外族也会伺机侵犯，于我朝实为不利。

“今中宫元配皇后姜氏、西宫妃黄氏、馨庆宫妃杨氏，皆德性贞静，柔和贤淑，秀美大方，母仪天下。这是陛下之福，百姓之福呀！”

“王叔——我知道了。退下吧。孤登基七年来，第一次选些侍女入宫，诸位爱卿不会都反对吧。”纣王的目光落到了费

仲身上。

费仲立刻感到纣王在盯着自己，本想马上出班跪倒迎合，用眼角余光一扫，诸大臣双手笼于袖中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。

自己若是过于匆忙附和，必定又给人以口实；可主意不是别人出的，身家性命、仕途前程是靠纣王而不是其他人，只要大王高兴，管他千夫指斥，万民唾弃！此时不出，更待何时？

“陛下，微臣费仲有本。”

“费大夫，起来禀奏。”纣王向前探着上身，两臂撑住扶手，笑咪咪地看着费仲。

“谢陛下。臣以为，大王自登基以来，继承先王遗志，励精图治，遂使天下太平，年年丰收，岁岁满仓，四海之内，无不齐声赞誉陛下：光辉有如日月，德行如江河行地，四夷拱手，八方咸服。”说到这里，费仲偷眼观看纣王正手拈胡须，不住点头。

“适才，陛下已言道，七年来，并未选美人宫。况且宫内侍女已使唤多年，为她们青春年华考虑，也该放她们出宫了。这是万岁的仁爱之心，臣等皆应效仿。”

“天下黎民有万万，选一些贞淑贤女，以充宫廷，也是她们之幸。只要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此等小事，区区数人，怎能算兴师动众，又怎会让众民怨恨呢？”费仲正说得得意。

“费仲！休要再媚词惑君，还不退下。”费仲一激灵，回头一看，见是老丞相商容，有些胆怯，赔着笑脸，讪讪退回。

商容中等身材，须发皆白，性如烈火，刚直不阿。步出朝班站立，稳如泰山，一种忠义之气自然而升。

纣王正听得高兴，一见商容出班，便知情况不妙，脸阴沉下来，问：“老卿家，费大夫也言之有理，况又与你同殿为臣，不要让他如此难堪才是。”

“陛下。先帝成汤能成其王业，驱逐暴君，一统四海，皆因重用贤士能臣，远离小人，贬斥佞臣。望大王效法先帝，万里江河才能清澈。”商容声如洪钟，昂首而立，银须飘洒，凛然一股正气。

费仲嘴角微撇，暗想：老东西，等着瞧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方解心头之恨。

纣王不耐烦地盯了一眼商容，也不做声。

“大王，老臣以为，君主有道，则万民乐业，不令而从。况陛下后宫美女，不啻千人，嬖御而上，又有妃后，怎么可能都使用不便呢？”

“一镇选美百名，若以八百镇计，共八万名之多，这样兴师动众，全国选美，恐失民望，怕会民怨载道吧。”

“先贤有言：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此时北有干旱灾荒，南有水涝之患，而费仲这小子竟胡言丰收满仓，岂不是信口雌黄，诳君欺主。而陛下欲选美，实乃不足道也。”

“尧舜与民偕乐，以仁德行天下，不事干戈，不行杀伐，而景星耀天，甘露下降，民丰物阜，行人让路，夜雨昼晴，稻生双穗，这才是有道兴隆的景象。”

“老主在位三十多年，未尝如陛下取近时之乐，目眩多色，耳听淫声，沉湎酒色，这是败亡的征兆呀。”

“陛下，休怪老臣言语莽撞，一番话，都出自肺腑，不敢有半点虚假，臣蒙主恩，待罪丞相，位列朝纲，侍君三世，不得不冒死启奏。”

“若陛下进贤退不肖，修行仁义，通达道德，和气贯于天下，自然民富财丰，天下太平。还望大王容纳老臣所奏。”商容几近语重心长。

纣王沉思良久，忽然起身拂袖，退朝。